

從掩藏到擁抱——八仙焚身十年，她們與疤痕一起成長的愛情

「八仙對我們來說，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創傷，也是他的。」



Lia /

【编者按】2015年6月27日台北新北市的八仙水上乐园，一场大型户外派对因可燃性粉尘引火燃烧，造成15人死、484人受伤的的重大意外，也是至今台湾史上最严重的公安事故之一。

一场大火在社群大多20初的青年男女身上，留下平均41%的大面积烧伤。十年过去，遭火吻的伤者如今多已跨入三十年。那年皮肉焦灼的赤肌，也已愈合疤痕，布满疤痕新生的痕迹。

“台湾八仙粉尘燃烧十周年”以三篇作品系列呈现。“物件篇”以十年间伤者珍视的物件，作火灾后人生的回溯。“伤痕篇”则以“八仙事故”与随之展开的种种污名作品提醒，看待灾难巨变造成的伤痕，如何在刻板印象的阴霾下影响他们的生活。

本文“亲密关系篇”，聚焦幸存者灾后的伴侣关系，直视她们浴火重生后的恋爱经历，探究日常中幽微的言谈、亲密的陪伴中，如何修补生命里不能抹除的伤痕。

他们的故事，源自公安事件的变故，也指引台湾如何面对、看待以及回应的提醒与省思。

Lia想可以怎样看待被火灼身的自己——一尾火海中的人鱼。

十年前的6月27日，她是八仙火灾事件的伤者之一。那场意外使她的双腿、双臂以及胸前皮肤遭受二至三度烧伤。伤口经多年复原后，留下大面积疤痕，如今已不再流血、不再起泡，但在她眼中，新生的皮肤有很长一段期间只能用一个词描述：惊心。

“我自己都不想看到，更不要别人去看。”增生组织色泽青紫、凹凸不平的模样，她花了更多力气才每天照镜子。她长期穿著弹力衣与长袖长裤，掩盖可能引起注视的部位，“这种天气去便利商店也会焦灼，要穿得密不透风，确定手臂、小腿不露出吓人。”

回想那段后的低潮时期，唯一能令Lia露出一丝笑容的，是伴侣有荒唐却治愈人心的幽默感。

在苦涩又令人窒息的复健期间，Lia的男友会一边抚摸她的疤痕、大眼睛仔细观察，一边中二地笑：现在的妳，就是女版“死侍”嘛——那种全身疤、可是自信爆棚的漫威英雄。Lia模仿著男友的搞笑语气，被往事逗得大笑，“因为我自己也懂得：‘欸，很像。’”

他是Lia之外，全世界最了解她的疤痕，有颗心在想什么的人。总是能用一个玩笑，在她快要封闭的心里开一扇窗，“他知道我自信，就想各种方式逗我开心，现在的我很特别啊，跟别人完全不一样。”

Lia从火灾幸存的形象，后在男友的手臂上化作一只刺青鱼——是一尾从火海中游出的美人鱼。因在他眼中，她双腿疤痕的纹理，就像一片片魔幻的鱼鳞。

曾经她日日想隐藏的疤痕，如今被他刻成了一种印记与骄傲。Lia说，“我记得他比我更早，接受了我的皮肤。”



Lia /

“不一样的自己”

在经历大面积植皮手术后，多灾多难者真正熬过的，不只是身体上的痛，有段时间变得“不一样的自己”。

众多医学研究指出，火灾幸存者常会在复健过程中，陷入对外貌的焦虑与否定。特别是女性，在外貌被期待、且高度关注的社会文化中，女性对于疤痕的无力与自我怀疑比男性又更沉重。

这份身体焦虑，火灾后的女性经历是一段漫长的心理历程。Lia记得，自己第一次大哭，不是因为痛，而是第一次出院，走在医院大街看到其他人望向自己的视线：“我才深深地懂得，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
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青紫色的疤痕布满双腿与手臂，形状不整、表面凹凸，那种陌生与撕裂的感受，曾令她感觉自己像个怪物。走在路上，无论是好奇的注视，或是孩童拉着她喊著：“你看那个阿姨的手”，来自外界的关注，令她更想起。为了掩藏疤痕，她有三年都要以衣物、甚至袖套遮住疤痕才敢出门。

同样走复健之路的苑玲也回忆，经历两次植皮手术后，她第一次看见自己手术后的腿，“干干的，像两条腊肉干，皮肤上密密麻麻著着般的医用器材固定。”

“我记得那好像不是我的脚。”她说，“因为它与我熟悉的人体太不相同了，那一瞬间，好像在看动物星球频道。”

那种不真实感，直到进行复健期，疤痕逐渐消退、必反复舒而生出的剧烈疼痛，始有了实感。苑玲说，出院后的两年，自己胖了十多公斤，“因为你的情绪、身体、疤痕都在失控的边缘”，一天两、三包洋芋片，配杯手是常。

苑玲翻出手机的照，在住院、复健期间的留影，全是搞怪鬼的表情，“因扮丑才我感比安全。”



Lia /

“我值得被爱吗？”

些容貌变化者的影响，不止皮肤的外，也一步地影响他的自信心——得自己是不是有魅力？能不能被喜，走入新的恋情？甚至有些人会怀疑：在个样子的我，值不值得被？

但美国门支持者的非利织Phoenix Society长期追踪查发，如果友身边有一段定而安全的伴系，有超七成者表示，另一半在复健期予实际支持与情感鼓，能够大幅帮助他面自己的外貌改变，更有勇气正视、接身上的疤痕与变化。

份支持不只乎言，涵盖相处上的日常，从视到拥抱，自方的注目和互动会人重新相信：自己是可以被喜、被拥抱、被渴望。

“那种人你的，与家人的是不一样的。” Lia。

Lia回受的经，八仙燃的夜晚，她全身超70%的，但因双北各医院一瞬间涌入大量急患，她被送往无病房汐止国泰医院，几经折才在25天后等到台大医院病

床。

插管无法呼吸的她，一度不敢通知男友，原因是出事的那天，男友才刚赴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第三天。然而，在失联一小段时间后，他仍然在电视新闻知道灾情，飞机立刻取消计划搭机返台。

由于Lia的家人需要工作，男友成为主要照顾者，与家人轮流守著，从换药、清洁伤口到包扎，甚至是尿布下方的水泡与流血，他都亲手照顾。

清醒时她看见自己的肉被割开，每天换药一次就是四个小时起跳，没有全身麻醉，那份疼痛至今清晰难忘。住院期间，男友几乎全程陪伴，每天洗澡不能碰水的部位，由他擦拭。他备份她身体每一处的感觉——记得她哪里会痛、哪里不能碰、哪里需要按摩，比任何人都细心、也更温柔，“因为太会换药了，在医院被护理人员捧。”



照顾者

Lia与男友至今感情长跑15年，八仙事件某个程度影响，令他俩的关系像一圈一圈的累积，两人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密。也有研究指出，重症或长期病患与他俩的主要照顾者之间，会产生一种深刻的“同盟感”。尤其照顾者是伴侣，这段关系不只是照顾人，而更像是共度灾后重建的“盟友”，一起经手手术、复健、焦虑与脆弱，照顾变成了他的日常语言，也建构出无可取代的亲密关系。

然而，这种“创伤伙伴系统”（trauma-bonded couple）也常潜藏著另一股力量，一方长期扮演“照顾者”的角色，亲密关系也可能不知不觉被重塑成“看护与病人”的互动模式，难以回到原本平等的情人关系。性与欲望，有时也会在角色重叠中被压抑或沉默。

“八仙是我俩的事，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也是他的。” Lia说。

Lia回国，出院后，即便家中卧房是双人床，但男友总是坚持睡在地板，因为她害怕一不小心翻身就碰到她。在亲密时刻，她也曾主动靠近，却发现男友总会下意识地退开，“不是他不碰我，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而是他曾见过我身体有皮肉模糊的样子，那也是一种心理障碍，不知道该怎么克服。”

但Lia也说，走过八仙后，那份两人的关系已经升华成另一种形式，“性也不是关系中唯一重要的事。”走过血与火的洗礼，关系的形态也跟著改变。



而在挺著大肚子、即成母亲的黄亭，有著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后情。

黄亭的先生不是她后的照顾者。在那灾发生多年后，两人才透过共同朋友介绍而交了Instagram。她的社群页面有著日常生活、旅行的点滴，当然也包含八仙事件后，全身高达50%、分布在双腿、腹部与手臂等部位的疤与痕迹。

在恢复日常生活之后，身的黄亭也曾在初期会感受到与焦虑。一开始，她身上的疤痕并非全然忘怀，努力活得正常，但在某些时刻仍自己的外貌心生疑，“例如按摩，我会不太想解。不是因不想，而是很怕一出，方会怎么看我？”

她也曾担心，在会之后，象会不能接受女生身上有一大片眼的疤痕。但直到她与先生两人第一次在上海初用餐，黄亭向他娓娓道出受的经、复健的程，而方他的回，却完全与疤痕无，而是“在经一样的况之后，妳怎么能正向看待这个世界？妳好勇敢。”

黄亭的丈夫回到，第一次得知妻子的遭遇，他听的下，心只想著，“如果是我发生了件事，我的心会是什么？我得自己可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像她样朗、大方。”“她不是被倒的人，是自己站起的。我眼中的她是非常、勇敢的人。”

黄亭，八仙之后，她仿佛重生了一次，有机会以全新的视角与度看待人生，“一次，我想要及行，不留后悔。”

后而相遇的两人系，无同情或怜惜，更多是往事彼此性格的欣与珍惜。黄亭与疤共存、却依然发光的自信，反而成她最大的魅力。

两人交往的故事有太多化的发展，与每平凡情一样，由日常里反复发生的小事拼成生活的。两人最特的互动，大概是喝酒后，黄亭双脚上的疤痕织，因失去毛孔而容易、发，，先生会自动坐到她旁边，自己的大腿，成她的“脚架”，把双腿抬上“促血液循”。

有言，但微小的动作就是两人之间的默契——是身体与疤痕被理解的温柔。



重新定义

伴侣的理解与陪伴，无疑是康复重建之路上重要的一环。不过，真正让患者走出深渊、重新站起来的，除了他人的支持，更重要的往往是自己身体的重新定义。

许多患者在复健期之后，在体能运动中拾回自信。以苑玲为例，她曾学起重物、瑜伽、泰拳，还有钢管舞等，每周安排好几种课程，把身体的空闲表填满。

她回忆，康复后的日子，最令她挫折的是不只是疤痕反复龟裂、再增生的疼痛，而是“整个身体失控”的恐惧，从体重上升、行动下降，感觉自己身体不是能安放情感的容器。

“疤痕是失控的，体重是失控的，情感也是失控的。但健身让我重新掌控。”她回忆，康复并不意味着变瘦或变美，而是透过汗水感觉自己能掌握节奏、调整姿势、做决定的自信。从无法走路，到能深蹲、伸展、舞动。穿上运动短裤，她也一步步找回了和身体的信任关系。

“那不是回到从前的自己，而是成为一个新的我。”苑玲回忆，现在的她，比起事件发生前，更了解自己的能与不能，也更有智慧去看待生活中的困难与境遇。

Lia重拾自信的转折点，要从男友手臂上“火海人鱼”刺青起。

刺青类似疤痕，但是一个人能自主选择的印记。由于胸前的疤痕遮眼，Lia长久以戴口罩穿高领衣物，男友不断鼓励她，不再只用布料遮眼，而是用自己的爱去拥抱。

他替她找适合刺青的风格与师傅，“过程不容易，原因是刺青凹凸，凹凸后的皮肤凹凸不平，要画一条直线都不容易，是高难度的操作。”直到2020年，Lia在胸前刺下人生第一个刺青——玫瑰、十字架与翅膀。

“我是基督徒，十字架是我的信仰。玫瑰是点痣，也是嘴角的色素。翅膀象征重生。”她说。

刺青不久后，Lia接到一位摄影师的联系，对方希望以她作为主角，“不是想拍她，而是想拍她的重生。”

摄影师的提案几乎触及Lia内心最深处的脆弱，拍她全裸出行，代表她在镜头前，完全展露自己被火吻过的身体。但在家人与男友的支持与陪同下，她在镜头前打开心扉，那套作品最终在社群上引发广泛关注，不只公开展展，也被多家媒体采访，“我的朋友在飞机上也看到我的影像。”

透过刺青、影像，她理解疤痕不只“伤痕”，也能化作自己想留下的印记。



找回力量

回首十年复原之路，这段旅程不只是身体与生理的修复，也是她乎在与心理的和解。重新站起她的她，如今不约而同地，正以自己的专长与技艺，成为帮助支持他人的人。

黄亭成是一位美甲师，开设一间友善顾客的指甲店。她说，经历之后，很多人会把美感与装饰视为“奢侈”，但她而言，顾客的指甲“漂漂亮亮”是一种很真实的心理治愈，“很多朋友因疤痕增生，手指会容易变形、指甲歪斜，不太敢去外面做美甲，怕被拒绝或店家觉得麻烦。”她说，“可是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——是一点仪式感，一点被理解的感动。”

她为顾客整理美甲工具、减少伤口的刺激，许多客人是第一次在受伤后把手交给他人。在她为他人修整指尖的那段期间，也让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存在。

Lia也成为一位纹绣师。纹绣是一种美容技术，常见于眉毛、眼眉、嘴唇等，但Lia特别常帮助纹眉友或面部纹眉的顾客，这些个案多半是因火灾、气爆或意外事故导致面部受伤的人。

“很多人不接纹眉的案子，因为很难做，也很容易出状况。”Lia坦言，纹眉友的皮肤与一般健康皮肤相比，因长期反复愈合，可能无毛孔、表皮薄等，稍一施力过重，色料就无法均匀控制，也容易致破皮或组织发炎。

“我自己走那段，知道皮是怎么长出肉的，从有肉，到冒出第一层膜，再到真皮、表皮，我每一层都懂得。”她组织生长的组织，不是从书本学的，而是从自己的生命累积而得，因这份理解，朋友会主动来找她，“因她知道我真的懂他的皮肤。”

由于不同于刺青，非永久性的，客户一至两年又会回到她的工作室重塑，也因此，Lia在工作过程中也见得多朋友的变化，“我会看到每次回来的朋友，有的人从很负面、对人生有期待，但几年后整个人心好到我都想向他看齐。” Lia说。

这种看著彼此逐步走上正轨、找回力量的时刻，对她而言，不只是业的回馈，也是一种事后情感的延续与支撑，“朋友和朋友之间，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应的。”



你不是一个人

这些助人的行动，或许不像医生般直接治愈伤痕，却能治愈人心。透过陪伴、理解与服务，他们告诉那些曾经困在黑暗里的人：“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也走那里。”

给予支持的人，可以是伴侣，可以是家人，也可以是与自己拥有血缘、有密切联系的人。

对Lia而言，最大的支柱就是男友，“家人是看得见的，可是感情是。”男友在她身边，从初期的照护、复健日常到后来的情感照顾、彼此扶持，那份不只是自任或义务，而是一种能

安全感、☑人敢於坦露脆弱的情感。

黃☑亭☑，走☑灾后，她感☑人生像被洗☑一轮牌——留下☑的，是那些真正珍惜自己的人。除了先生之外，她☑与ICU病房☑期的一位护理☑变成半路☑的姐妹，甚至成☑她婚礼上的伴娘。

☑苑玲☑，☑去十年，☑后的每一段☑系、每一次相处的体☑——从☑密☑系、伴☑、家人到朋友的陪伴，甚至社会上任何一个与你无☑、却☑出善意与同理的人，都是支持著☑友重建人生的支点。

“伴☑☑系不是一切，但一☑网里每一个☑点，都有可能在你低潮☑接住你。”她☑，每一次日常中同理的感受、被拥抱的温度，都是在接住每个仍在复原之路的他☑与我☑。

